

内部资料

济南市志军事篇资料长编

1840 — 1985

第六章 主要战事

济南军分区市志军事篇编纂办公室

一九八八年八月

第六章 主要战事

第一节 清朝末期

一、捻军七次临济

在十八世纪末期，安徽、河南一带贫困农民和一些失业游民，不堪封建政权的压迫，便一股一股地集合起来打击地主富户，逐渐形成了一种具有群众性组织，因此就出现“捻党”的名字。太平天国革命发生后，大大地推动了各个地区的农民斗争，捻党也就迅速发展起来，并逐渐形成了以张乐行、龚得树为领导的几支主要力量。1853年五月太平天国的大军北伐，安徽、河南、苏北、山东等地捻党纷纷起义，号称“捻军”，1855年（咸丰五年）各地捻党首领大会于安徽雒河集（今安徽涡阳）推张乐行为盟主，称“大汉明命王”，各地捻军听其指挥调遣。它前后历时16年，纵横驰骋于中原大地，与太平军南北呼应，顽强地打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牵制了大量清军，因而有力地支援了太平军的革命斗争。1861年（咸丰十一年）辛酉春，捻军十余万人攻略山东，先后七次临济。（见《捻军起义战争》306页）

第一次，公元1861年（清咸丰十一年）二月初九，捻军人马万余，入莱芜东境兔丝口、博山之颜神镇、章丘之黑峪口、陷长山之周村镇。清盛率兵勇八百驻章丘，伤明新回防会城。僧王为捻军所缴，不得北发，驻军长沟。伤德楞额与道员李麟迁引军驰剿。十五、六日，捻军陷益都之金岭镇，分扰新城之张店，邹平之黄山，淄川之白塔等处。15日，又闻一股自济南来，从章丘、邹平、长山、新城向青州、临朐而回。清盛耽忧捻军回逼会城，令守备白占鳌、章丘令陈来忠，集团扼守游山埠。又因邹长北界武定，檄监运使桂亮引勇七百赴之。二十日，捻军奔淄河店，逼青州。（见《军兴纪略》卷三之上）

二月三十日，捻军突至长清之小金家庄、杜家庙，深入段店，会城戒严。杜率团办之前江西广信府知府袁泳锡登陴巡守，调齐河、济阳民团扼省西饮马庄（距省城卅里）。清盛饬参将绪纶、知府潘骏文，引军击之。

三月初一日，捻军由肥城来，过境东去，至段店，回奔太安。八日又自太安来，过境东去，沿大清河至洛口。

八月十一日，入莱芜之莲花山盘庄、孝义、颜庄，董家花园之捻军，在八卦旗一头目阵亡之后，回奔东阿，入蒙阴境及太安之新庄，长清之界首，长城、翟家庄、乌洞等地，知县丁兆基、把总李炳武固守两昼夜。十二日夜出击，捻军沿大清河趋洛口，办团编修徐昌绪与齐河令李均，分率民团布河西，使捻军不能渡河，会城戒严。谭廷襄闻捻军渡远，专疏言德楞额防河不力，使捻军深入，请旨罢之。遂由东昌驰回，令参将柏祥、县丞徐必麟率勇七百，扼守长清之牙山、太安之新庄；参将程德兵勇六百扼守杨家台，营总乌尔贡扎布、游击绪纶扼守杜家庙。捻军万余，奔腾驰骤而至，诸军几为所吞，不能御，全师旁逸。廷襄驻军城西趵突泉上，捻军大至，乃驰而入。捻军旗矛如林，向东北趋章丘，三日始尽。

八月初十，刘家寨一股迹奔王仲常，仲口渡远，再循前股归路行，太安令杨宝贤御之下村，肥城令苏炳荣御之演马壮、张家店，莱芜令姜恩鉴御之董家花园。捻军再进会城，十六日分股向东北，一股向段店晏头、中官，入章丘之明水；一股屯南路口自旺新开河，循大清河图北渡。

邑人督率乡兵在历邑之龙山镇、王道口、韩家桥一带防堵，设险据守。其后捻军敢死军冲突而至，众遂不支，阵亡数百人。其

中在龙山镇阵亡者，如廪贡生杨注东，廪生焦肇京、焦应麟、巩尔藩，从九品王存焜、高秀升、监生张明诗、许利统、杨学顺、张芳桂，附生魏炳文；在杨湖庄阵亡者，如附生韩承铨，从九品韩承芳、监生韩殿荣；在唐王道口阵亡者，如附生韩秀华、监生万国良。至于各庄阵亡者，进士郑芳阵亡在道流庄，附生袁风图阵亡在张官庄，附生辛人龙阵亡在王家桥，附生郑长清阵亡在韩家桥，军功义叙八品职銜王景瑞阵亡在大沟。 （见《捻军》第三卷508页）

八月十五日，捻军入历城县境，东乡团总陈大鹏在圣佛寺院一带率众与捻军激战，寡不敌众，陈大鹏受重伤，投井死；南关集义团吉字团长，在葛家庄率众与捻军交战，人少力薄，身受重伤，力竭而死。当时历城县从九品江宗源、张云魁、李长敬，生员王学舜、陈能、王心智、赵林、李翊，候选县丞王松、张青云，把总陈士林、黄俊等7900余人被捻军打死。（见《续修历城县志》第42册第12页）

九月二十日以后，闻捻军入齐东、章丘，见西有官兵不敢进，乃由章丘东南黑峪口而过。（见《山东近代史资料》第一册275页）

第二次，公元1862年（清同治元年），捻军四出活动，附城人民皆搬入长清县城内避之，城门四闭，全境恐慌。捻军过石保纸房庄，乡民靖日康被掠，令人酒店取酒，大家痛饮，把酒给靖，靖以酒祭之。捻军问：“汝疯邪！”靖答：“我有老母在，不敢饮，故先祭之。”捻军问：“汝欲从吾去乎？”靖答：“从固愿，但家有老母，恐其挂念。”捻军说：“孝子也！姑从吾去，吾必放汝还。”至西庄，又抓住一个姓马的乡民，放靖还家。

第三次，公元1863年（同治二年）三月二十九日，捻军自

西南入长清县西境，夜宿董家集、松林、赵家庄等处。时庠生郑典校、田凤岭为乡团长，率众奋击，至王家菜园，迂害而死。捻军亦它去。（见《山东近代史资料》第一册第295页）

第四次，公元1865年（同治四年）三月，清政府为加强镇压捻军，命令僧格林沁（科尔沁亲王）与侍郎瑞麟等带领配有马队的清兵12000余人，自直隶（今河北省）扑向山东，新捻军接仗一下，便北上遂平，西至郛城、扶沟，复往东北抵濉州，越过黄河田堤，由考城入山东，昼夜奔驰，经曹县、定陶、城武（成武）、汶上等地，东达宁阳、曲阜，渡汶河，前锋直逼济南。（见《捻军起义》63页）

1865年（同治四年）捻军路过济南。左次修的母亲随同其外祖母，从济南城里到城东金福庄，见到了驻在全福庄的捻军，大半是步兵，也有少数的马队。装束不一样，有包头的，也有盘着辫子的。看见的兵器，只有刀（各种样子都有）、枪（都是木杆带红缨子的），队伍说话的口音不同，南方口音山东口音都有，南方口音居多数。（见《山东近代史资料》第一册295页）

第五次，公元1866年（同治五年）三月，捻军自南来，由张夏过境，八月，又由张夏过境。九月，闻长清、肥城有捻军，四周有枪炮声，以为黄崖乱作，于是敬铭督大军环山进逼，摧其卡栅，兵入，积中、绍陵戚属男女均自焚，死者无算。

第六次，公元1867年（同治六年）正月，时丁宝桢督军迁捻军至张夏，调鼎新军合击。捻军前队奔来荒之西毛埠村鲁溪庄。捻军骑兵从腾驰骋，如入无人之境，逼关前，盘旋山石磴确间，团勇排炮骤发，负伤众骇，堕马者数十。回奔新庄大路，入长清之垫

台长城、张夏崮山，由饮马庄趋会城附近之段店，自距省城四十里之杨家台列队起，直至洛口，戈矛稍云，烈焰蔽日，数不下六、七万。正起行军至省，布政司卢定勋、兼署按察司济东道卫荣光，盐运司司寇，率在文武登城守御。十八日雨夜，捻军突至章丘，东入青州大道。丁宝桢督军冒雨逐捻军，由间道出肥城、长清。（见《山东军兴纪略》丁册卷之六上）

五月，由任柱、赖文光率大批东捻军从湖北到河南，入曹、荷、巨、郛，遂由戴家庙渡河，图扑省城，于千佛山东进，从汶、宁、淄、曲趋太安，前队到莱芜、博山，分队由杨家口到洛口，省城戒严。丁宝桢率军赶到，捻军东至章丘、邹平、新城。（见《山东近代史资料选编》43页）

东捻军于六月十二日，由河南到达郛城水套庄的运河西岸，在当地起义人民和把守河防的山东军反正士兵向导下，夺得清军军官王心安接家眷的船只，从黄运交叉的渡口之一——戴庙，全军渡过运河，杀东阿知县周毓南，塌运堤，烧防军屯，收其军实，一直向东，经济南，越过胶莱河而到达山东东部的滨海地带，战争中心转移到山东战场。（见《捻军史论丛》241页）

第七次，公元1868年，（同治七年）三月廿八日，西捻军渠魁张宗禹率众十余万西抵长清之境，东至赵牛河，人马无边，夜间火光冲天，活动在黄河两岸。4月22日、5月16日，清政府先后两次命令李鸿章、左宗棠统一指挥山东各路清军在一个月內击败西捻军。8月16日西捻军被清军围困在黄河、运河、徒骇河之间，败于茌平，全军覆没，渠王张宗禹死难，捻军起义至此失败。

捻军是与太平天国同时的一支农民起义军，它一直作为太平军

在北方作战的友军，在配合太平军作战上起了很大作用。

二、长清黄崖山惨案

张积中，（字石琴，因排行第七，故称为张七先生），江苏仪征市人，少时颇读书，屡试不中，为贡生。道光年间，扬州有术者周星垣，号太谷，能练气避谷。张积中拜其师，颇得其术。胞兄张积功任临清州知州。1854年（咸丰四年），太平天国军克清州城，全家殉难。其子绍陵为之嗣，承袭云骑尉世职，在山东候补知县。表兄吴载勋在山东为官。1856年（咸丰六年）以扬州战乱，江北大营（清政府为围攻南京太平军而设的兵营）骚扰不堪，遂携眷北上，以会城不可居，有戚其居长清之马西山（在长清县正南），张积中居肥城县之金牛山，后迁书堂峪，与长清接壤。肥城生员刘耀东，世居中黄崖，拜张积中为师，割宅以居积中，张积中遂迁中黄崖。博山有人邀去讲学，又迁博山。1861年（咸丰十一年），捻军至博山，积中复回黄崖故宅。

黄崖居群山之中，山麓分南黄崖、中黄崖、北黄崖三个村落，跨长清、肥城之交，东接邈泰安各山，西直达鲁国故都，周围百余里，上平坦，山形三面环拱，南北峰对峙，山势险固，人迹罕到。先是山岭有石砦，土人筑以避难，张积中继而修之。东省南边捻军屡警，避地者稍稍就之，张以其术教人。吴载勋方宰历城，为署巡抚清盛所昵，骤跻首府，济南官绅，信从者日众，意其后贤。

1862年（同治元年）、1864年（同治三年），捻军深入东疆，积中垒石为两砦，自筑大砦山巅，引河水环山麓，设武备房，练习战事，闻者以为可恃，互相汲引，来归者数十百家。

是年8月，捻军又至长清境，凡入山避难者，山上设粥，山下设汤，来者皆得饮食。又设立医药局，施药治病，远近感其惠，归附益众。于是在山巅筑堂，设讲坛，立课程，五日一听讲。积中夜间祭神，燎烛霄汉，数十里见其光。又著书立说，以八股为文章，以讲章为圣经，以行善劝人，学问优长，多以性理教人，喜而从之者甚多，渐集至八千余家。凡入山者，以其财物半数归公，又在山外各城市设立商号，所赚之钱悉归山寨，远近闻名张七先生。当时达官贵人之眷属居山甚众，济南府知府吴载勋被革职后，亦在中黄崖居住。1865年（同治四年）9月，潍县民王小花，曾在黄崖山住过，回县后，因嫌疑被捕，便供出：“黄崖山聚集了若干人，张七先生为首，准备起事”等语。山东巡抚阎敬铭当即派员调查，据报：“张积中曾在两江各处戎幕，现年已六十，忠臣之家，系前任临清州知州全家殉难之张积功胞弟，世袭云骑尉现在山东候补知县张绍陵之生父。习静居山，以授徒讲书为业。即省中官幕亦有携眷居山者，并无逆迹。”因王小花语涉可疑，飭令提省究办。研审数日，王小花并不识张积中，系闻人言，而传言之人，追究未获。王小花与张积中两不相识，未便提案对质。1866年（同治五年）9月，益都县何毓福报称：冀宗华等纠众谋反，供出同拜黄崖山张七为师，现山中业已聚集多人，令彼等赴青州一带活动，定期九、十月间起事，先取青州，后取济南。随又接临朐县何维望报称，获匪郭嗣清等十一名，均供认与黄崖山结众滋事，余供与冀宗华等相同。

据此，布政使丁宝桢令巡捕官唐文箴单骑抵长清，与知县陈恩寿入黄崖，谕积中入省自白，盖念其老且为世家子本无意杀他，

唐、陈入崖，告其大弟子吴某，吴以积中游五峰，言未，一人持帖仓惶入。吴览之色变，促文箴、恩寿速行，文箴等上马疾驰，尾追者杀仆从。时巡抚驻军东平，令积中之子山东候补知县绍陵哭劝父出山自白。积中说：“吾反无据，若往，是实其言也，汝辈若惧，可自往。”妻子环跪请之，不许。文介遂谕，令吴示之，复出文告十数通，张之柴门外。二十六日，遣道员潘骏文招之，终不出。越四日，宝桢轻骑抵长清，令吴某与知县林溥入山谕积中，至则不得入。于是派参将姚绍修带千人为头队，游击王正起带2千人为二队，巡抚阎敬铭亲督王成谦带4千人为三队，又调副将王心安带1、5千人为四队，均于二十八、九日，星夜向平阴进发。先调千总王萃带马队，随营务处道员潘骏文星速先往，察看山路。再着游击郭大胜、守备冯胜林勇营千人，营兵4百名，驰到长清进剿。诸军布自水里铺①、常家庄②、虎林坡③、张家庄④、翟家庄⑤、小紫石山⑥、傅家庄⑦、满井峪⑧、段家店⑨、五眼井⑩、儿子山⑪、尹家庄⑫、王家庄⑬西南，绕北出正南，环山进逼。骑兵自水里铺获胜，参将姚绍修抵水里铺，即时督队入山，山寨恃险列队把守抗拒，又占地形优势，官军攻击两小时不能入，姚绍修亲自开炮，击毙十余名，张七高徒刘耀东被刺死。遂游击王正起由东边山口带队而来，合力猛攻，将山寨之众压退，夺获抬炮、鸟枪、竹杆多件以及旗帜号衣。姚绍修、王正起二队，奋力追赶，连夜分路直登上山，王正起扎营在北寨门外之峰顶，据其要害，断其大井汲道，山寨全行入寨闭守。初二日，知府王成谦带队赶到，遂即分登各处山顶，四面布围。初三日，阎敬铭带各营，俱赶到齐，各军密布要隘，层层防守。再

飭吳某作書招之。適兗州鎮范正坦帶兵趕到，濟東道卫榮光，由河北調到同知府刘時霖一營、泰安府錫恩、肥城縣邓錫，各帶勇役民團，處處協守。初四日，副將王心安帶三營登山，并斷其小泉汲道，山寨遂无勺水可得。計馬步兵勇1.2万余人，處處環扎山内山外各路。初五日，吳載勛遣去之人持回張积中函，据称：“不逞之徒，力令主盟，勢不能出。”“……請暫將大兵撤出山外，俾得反复陳詞，始言解散。”閻敬銘再示招抚：“覽内居民自行投首，概不加誅。”“縛獻張七，破格給賞。”“大兵云集，勒限兩日，各自謀生，即張七自行投首，亦屬法外之仁。”传入寨内，无一人出降。寨牆火器与官軍互及，營勇时有被傷。是日紹陵出謁敬銘，限次日造出官僚居民名冊，再令吳某為書，許以不死。令諸營將校各挑一隊赴寨前，攜一丈白旗，書寫“胁从罔治。設降免死。”积中又書復吳某，言：“人心悶悶，不能舉步，須从緩造冊。”据傳，山寨緩兵計，河西捻軍，待外援出寧，获捻黨亦言渡河赴救黃崖。于是初六日黎明，令知府王成謙督四營，由西面上山進攻，游擊王正起督四營，由东面上山進攻。該寨懸崖陡壁，羊腸鳥道，極難攀援。寨牆尤峻，難施人力。前兩日，各營已暗窺路徑，兼作鉤梯，各軍奮勇直登，逼其山下，山寨拼死抗拒，槍石如雨，击傷兵士數百名。知府王成謙由西面連放开花炮，轰塌站牆。參將姚紹修由西寨門板牆而上，守備曹正榜由懸崖之下開路爭奪，山寨相持不退。時游擊王正起由东面督軍前進，直从东寨門扒牆上攻，山寨飛石如雨，千總万年青頭受重傷，千總張福興腰腿均受重傷。俱各帶傷摧堅。王正起率隊一鼓直上，而姚紹修、曹正榜等軍，亦由西路登牆，遂兩路揮軍進杀，

适副将王心安亦由东山分队赶到，先后入寨，寨中持械拒战，被官军杀七、八百级。夺路奔出者，又经各隘分扎各军，参将宋廷德、都司李之、游击郭大胜、守备李炳武、同知刘时霖、县丞裕凯等，分路剿杀，搜洗净尽，共歼除一千七百余，坠崖落沟死者无算，流血成川。张七自知山寨不能久守，乃把家人聚集在“圣人堂”里，（张积中讲学和祭祀的地方）将老少按次序排好，自己坐在首位，地上铺火药，手中持火香，静候消息，一听报说寨门被攻破，即将火香散落在地上，火药立刻爆炸，满堂起火，张及其子张绍陵等就烧死在圣人堂里。清军攻进后，官兵大肆淫掠，见人就杀，除有少数妇女逃出外，共死亡万余。寨既破，而未得任何谋反实据，这就是近代史上有名的“黄崖山惨案。”

过了两天，长清县官叫百姓去认尸，并将尸体分男左女右埋在圣人堂前“泮池”里，当时立有碑碣，左刻“男枯骨”，右刻“女枯骨”字样。

①水里铺 在长清西南与平阴接界。

②常家庄 在长清南乡。

③虎林坡 在长清县南56里，又作胡林坡庄。

④张家庄 在长清南乡。

⑤翟家庄 在长清南乡。

⑥小紫石山 在长清南乡，段家庄西北。

⑦傅家庄 在长清南乡。

⑧满井峪 在长清南乡。

⑨段家店 在长清南乡。

⑩五眼井 在长清南乡。

⑪兀子山 在长清东乡。

⑫尹家庄 在长清南乡。

⑬王家庄 在长清南乡。

三、义和团在济南近郊活动

义和团运动是甲午战争以后中国人民为拯救民族危机的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义和团先在山东开始斗争，打败了前来镇压的清朝官兵，迫使山东巡抚毓贤承认了义和团的合法地位。1898年（清光绪廿四年）毓贤令义和拳民教授兵勇拳艺，在按察司设厂，兵勇注意习艺。毓贤中丞赴兖州时，途中拳民持枪刀出迎，中丞赏以银两，并飭各州县，凡教士来函，涉及义和拳民事，一律视为废纸。1900年（光绪廿六年）2月袁世凯任山东巡抚后，明令禁止义和团活动，不许设坛练拳，迫使部分义和团主力于四月中旬转入直隶（今河北省）境内。八月，八国联军攻陷京津后，大批山东义和团撤回家乡，“多则千人为股，少则数百人或数十人为一起”，以德州、济阳、冠县和丘县为中心，继续展开斗争，还一度把势力扩展到济南郊区。

（一）火烧苗家村和郑家营教堂

1899年（光绪廿五年）茌平县治860余庄，习拳有800余处。己亥年十月初五日，拳民火烧禹城苗家村教堂，初六日，火烧长清郑家营教堂及教民7家。

（二）济南教案

济南府中丞毓贤承认义和团的合法地位后，马上得到很大发展，在省会及其附近活动也相当活跃，他们的活动，使清统治者大为震惊。罢毓贤官，派袁世凯任巡抚。袁到山东后，就十分重视这个问题。1899年（光绪廿五年），清政府利用义和团下了要杀洋人的谕旨，六月一日、二日，袁世凯派翻译金君采到省

天主堂，去谒见马主教，告诉他们拳民到处起事，实难对天主教士、教民进行保护，请他们率领所有教士到海口租界暂避。中国教士及修道人等都集中到城东洪家楼教堂内，以便于保护。马主教说：“保护可以，但是外国教士不能全部任意离开。应该留下一两个人在洪家楼办理教务。”为了此事，马主教一再坚持自己的意见，而反动到底的袁世凯，为了切实尽到对外国人保护的责任，还是坚持要他们暂时离开，并特别说明直隶已经奉旨杀害外国人，如果山东也接到这个圣旨，怎么办呢？马主教及其它神父认清袁世凯是个忠实的洋奴才，遂在七日乘船离开济南。临走时，主教把掌教全权交给中国的商司铎，由商住到洪家楼，暂时主持教务。

在反对教会的圣旨下达山东以后，团民首先将聚集在洪家楼的教民遣散，并且将天主堂的产业充公。接着县令又封了天主教堂。不几日，县令又雇300工匠，要拆大堂。而袁世凯却赶快加以制止，一再说：“不要慌，静候吩咐。”六月初十，拳民将洪家楼教堂旁传教士的坟墓的石碑砸碎，铲平了坟墓，又将坟墓旁的房屋也一起烧毁。县令这时也下令禁止。并且将要进入仁慈堂的人捉住，营官雷震春差一点将他们斩首。

八国联军进入北京以后，地方官知道外国人一定要报复，就赶快在墓地上栽上新树，修好碑碣，重建墓旁之屋，又将天主堂大门上已经拆去的十字架重归原处，并且将它涂的金光夺目。这些所谓“父母官”，就以这些奴颜婢膝的行动向教士献媚，以免“洋大人”大发雷霆。十月间，总司铎陶万里回到济南，袁世凯与洋务局先后送酒席佛手等物，并以洪家楼失于防范致受损失，

登堂请罪。又托洋务局员余则达、前平原县杨德诚，出面调处。赔补京钱一万六千串。坟地四周，赔京钱一千六百串，建修围墙，并备席一桌，补商司铎所受之辱。席间，余局员代为赔礼，其毁坏碑碣之人，分别严惩，才算了事。

（见《义和团在济南》84—88页）

（三）攻打邢家庄教堂

1900年（光绪廿六年）八月廿一日，济南府新城县义和团首领崔日永带领群众攻打了邢家庄教堂。新城县邢家庄有信教的四、五十家，共300多人，该庄信奉基督教的历史很长。在1899年（光绪廿五年）冬，山东西境的教堂教产，已有很多被群众捣毁，新城一地未受波及。到了1900年（光绪廿六年）五、六月间，新城境内的拳民开始活动起来。义和拳、大刀会各庄都有，积极准备对教民抗击，政府也奉令假意出告示，令教民改教，一时风声很紧。

宗若望神父（邢家庄人）、马安多神父（平度州人）都在这个庄避乱。还有省仁慈堂的修女及四方避难的教民，都集合于邢家庄。在拳民力量发展的情况下，他们十分惊慌，同时为了进行守御，修筑围墙。六、七月间，拳民曾经小攻过数次。到了八月，开始了大规模对邢家庄教堂的进攻。

八月四日，天下着大雨，拳民趁着教民不及防务，从东营庄、邹台庄两路携炮来攻。邢家庄的围墙当时只有东、西两面，南、北还没修好。王、马、宗三个神父，令大家将身灵献给天主，老弱的进堂诵经。年轻力壮的到外面去守御。义和团第一次进攻时不过几百人。后来越聚越多，不可数计。在庄的东、南两方设炮

台数座，向庄内开炮轰击，但终因教民拼死顽抗，直至初八，还没有攻下来。到了初九，新上任的袁世凯派兵援救，拳民才渐渐离开。这次战斗，杀死教民100多人。

拳民在攻打邢家庄教堂的同时，又将其西南三里多的东营庄教堂捣毁，杀死教民15人。

（四）平肥教案

1899年（光绪廿五年）十一月七日，驻平阴县基督教会英国传教士卜克斯（S M. BYOOKS）由平阴赴泰安办理教务。二十八日雇泰安城柳士仁毛驴驮运行李，返回平阴。行至肥城张店街，遇到义和团民孟光文、吴方城、吴经明、庞蒸木、李同官等13人。均与卜克斯素不相识。因听吴方城说：“近来教民欺压平民，皆系洋人主使。”卜克斯年方三十，身体力壮、高大魁梧，仗其擅长技击，便想殴打孟光文等以泄愤。吴方城喝令卜克斯“滚下去”！卜克斯迅猛夺获孟光文手中的刀子便刺孟，吴方城手急眼快，顺手拔身带刀子刺伤卜克斯额角，孟光文刺伤其右胳膊，吴经明刺伤其右膝，随后将卜克斯拴住。游行数小时后，将其杀死，尸体抛弃沟内。

十二月初一，英国安立甘会管理平阴教务的马焕瑞（译音）听到驴主柳士仁的报告，立即向平阴县知县梁石甫、肥城县知县金猷大告急。山东署抚部院得知，当即向清廷奏称：“平阴、肥城两县匪徒聚众滋事。”同时扎派泰安府候补知府曹启斌、武卫右军营队吴凤岭星夜率所部驰赴平、肥，飞飭肥城、平阴两县赶紧将卜克斯救出，“严缉凶犯重惩。”派候补知府方燕申驰赴泰安，会同英教士伯夏里、马焕瑞验尸妥恤。复派与英教士相识之